



· [匈] 莫里兹 著 · 翁本泽 译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中篇小说 · 小蝴蝶

ZHONGHUA N - XIAOHU DIE



封面设计 刘绍荟

小 蝴 蝶

(匈)莫里兹著

翁本泽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7.875 插页:5 字数:125,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 10097·421

定价: 0.72元

译 者 的 话

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是匈牙利二十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879年7月2日，莫里兹生于匈牙利萨特马尔州蒂萨切采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跟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899年进德布勒森神学院学习，不久转学法律。他一生中当过职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编辑。1908年参加匈牙利进步文学团体“西方社”。1918至1919年参加匈牙利相继发生的两次革命，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作家执行委员会委员。

莫里兹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写作，1908年在《西方》杂志上发表的《七个铜板》是莫里兹名扬文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他一生写了《火炬》、《亲戚》、《幸福的人》、《小蝴蝶》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小蝴蝶》（1925年）是莫里兹自己

最喜爱的一部作品。

小说的副标题为“田园诗”，是一部富有浓郁抒情诗意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富有诗意的爱情世界。

二十世纪初匈牙利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攀上一门富裕人家的亲事，想以此改变子女的贫穷面貌。这已经成为当时的封建习惯势力。

约希卡这个勤劳、纯朴的农村青年，爱上了纯洁可爱的姑娘茹席卡。他们在劳动中互相帮助，相亲相爱，憧憬着幸福的未来。但是他们的爱情受到了封建意识的阻碍。

约希卡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是老大，是家庭生活的主要依靠和支柱。父母为了改变儿子的贫穷的面貌，不顾约希卡的坚决反对，决定让他到田庄里当富裕农民马罗基的入赘女婿。

茹席卡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七个孩子，可是只养活了茹席卡兄妹三人。茹席卡的父亲要她嫁给生活比较富裕的鞋匠，但她坚决不答应。

就在约希卡被迫和马罗基的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茹席卡女扮男装，混在小青年群中去“看热闹”。当新郎新娘坐上大车到田庄去成亲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冲到已经开动的大车旁，喊了

声：“约希卡！”约希卡跳下大车，抱住茹席卡，对着大车上的人们说：“你们走吧！我是穷小子，我要娶穷姑娘！”

莫里兹在作品中歌颂真挚、纯洁、高尚的爱情，塑造了两个纯洁可爱的男女青年形象。特别是茹席卡这一人物形象刻画得格外成功。她忠于爱情，敢于向封建势力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戏剧性，情趣高雅，深刻动人，把读者带进诗的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田园诗！

一九八三年四月金华

一只黄色小蝴蝶从他们身边飞过，长着一条长尾巴的黄色小蝴蝶。茹席卡丢下草耙，把一束麦秸往地上一放，就跑过去扑起蝴蝶来了。她的头上也扎着黄色头巾，裹住辫子，这样就可以不致让机器里飘出来的灰尘钻进头发。此刻她正一个劲儿地跑去扑这只黄色小蝴蝶，——她自己象一只在一望无际的阿尔费里德平原上空飞翔的美丽的黄色小鸟儿呢。

“这小姑娘上哪儿去啦？”

“茹席卡，喂！”

“你瞧，她竟扑起蝴蝶来啦！连麦秸也丢下不管啦……”

冒出蒸汽的脱粒机隆隆地响着，夹杂着吱吱轧轧的叫声；每当麦把送进机器，它的脱粒滚筒就会怪叫起来，象是号哭似的；麦秸源源不断地从分离器里落下来，在两边的轮子旁堆起一些残秸。

约希卡同另外一个人合伙捆扎麦秸，六名姑娘用竹竿把捆好的麦秸抛到麦秸垛上。他不能容忍清

理残枯的姑娘擅离职守，于是他把干草叉往地上一插，对着茹席卡的背影大声喊道：

“喂，你过来，过来！”

“逮住一只金凤蝶啦！”茹席卡兴高采烈地大声答道。

小伙子看着手里抓着一只颜色鲜艳的小蝴蝶的姑娘。茹席卡用两个手指头夹着它，它拍着小翅膀在姑娘的手掌上扑腾着。

“你打算把它怎么样？”

姑娘仔细打量着这个迷人的小生命。真很难说这是什么东西，——既是小生命，又象一朵鲜花，——总之它很美。

“我要把它放掉。”

她把小蝴蝶放在晒得黝黑的小手掌上，把这只手向上伸去，小蝴蝶怯生生地拍着翅膀。

“别放掉。”约希卡嚷道。

“干吗？”

“把它的脑袋摘下来。”

姑娘收拢手掌，笑了起来。

“那它就不会飞啦。”

“就是不让它飞嘛！你要是逮住了什么东西，就再也不能从自己的手里放走它。”

茹席卡张开手指，小蝴蝶就飞走了。

他们对着飞去的蝴蝶望了一阵子；但是由于他们站得这么近，肩并肩地站着，他们感到发窘：一种温暖的气息，不象是阳光的暖气，使他俩感到暖洋洋的。

“唔，走吧，要不我们会挨骂的。”小伙子央求说。

“他们长着嘴巴就是骂人的嘛。”

他们回来了。姑娘拿起草耙，动手从机器下面把残秸耙出来，小伙子也拿起干草叉，收拾麦秸。

大家都干得很欢，而且汗流满面；人们叫着，嚷着，大声歌唱着；麦秸屑的尘埃不断填进人们的肺部，——这种细尘就象蒸汽一样笼罩着在高大的禾垛之间的两个机械怪物。不知是只有叫叫嚷嚷才能清清喉咙呢，也不知是夏日的炎热使人受不了，还是青春的活力需要发挥，尽管尘雾腾腾，可是谁也没有闭住嘴。

可是约希卡忽然变得非常沉默寡言了。在这以前他压根儿没有注意这个姑娘，但是此刻仿佛有一样什么东西烧灼着他。茹席卡在他脑子里萦绕不去：她一直象在禾垛旁那样站在他面前，——扎着黄头巾，穿着肥大的短上衣，圆圆的脸蛋，样子显得令人喜爱，——正是她张开小手掌放走小蝴蝶时的那副样子。

暮色降临，机器停下来了，收工了，大家挨号洗澡——女人归女人一边，男人归男人一边；这时候他才有机会和姑娘谈谈：

“喂，等一等！”

姑娘站了下来，她的整个身材活象风中的芦苇。

“我想同你讲件事情。”

“很有趣的事情？”茹席卡露出天真的表情问道，这就使得约希卡涨红了脸。

“你不觉得可惜吗？”他启动着发干的嘴唇问道。

“可惜什么？”

“小蝴蝶呗。”

“我为什么要可惜它？”

“唔，它不是飞走了嘛。”

“您难道会不觉得可怜？”

“可怜什么？”

“如果我把它脑袋摘下来？”

“啊，不。”

“为什么？”

“因为那样一来小蝴蝶的心就不疼啦。”

姑娘哈哈笑了起来。

“我可疼呢。”小伙子轻轻地说了一声。

“什么东西疼？心？”

“嗯。”

“心为什么疼？”

小伙子真想冲口而出：“因为你的缘故嘛！”——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竟说不出来。

“心疼，不就完了嘛！”他只这样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声。

茹席卡跑了。约希卡目送着姑娘，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甚至在她消失在禾垛后面还怔怔地望着。后来他摇摇头，开始梳理头发。

他开始吹起口哨来了，——只不过是想要这样解解闷。他知道这个姑娘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只不过他记不清她住在那个院里，——也许不是别家，正是那个挺机灵的小个子和乐天派的巴尔·希特维什家。

月亮——已经是快到望日的月亮——越升越高，它那明亮的光辉泻满大地，驱散了火红、美妙的晚霞。

约希卡在一束禾捆上坐下来，出神地望着前面。他自己也不清楚两只眼睛看着什么地方和什么东西，直到过了许久许久他才明白，他的眼光凝视着姑娘消失不见的那个地方。

“喂，朋友，”他的一个伙伴同他交谈起来。

“今天的活干得可顺当呢，机器一次也没有停过，也没有损坏过。”

约希卡不作声。他的两只手肘支着膝盖，出神地望着前面。

“这台机器已经老掉牙啦，朋友：一下子这里出毛病，一下子那里坏啦，老是出故障。”那个小伙子继续说，“要是能有一台新机器就好啦，可是使来使去是这台旧的；这种机器太费劲，派不了大用场。要是有一台自动机，那就好得多了。告诉你，朋友，这台机器每天只打六七十公担麦子，而自动机嘛——一天就能打一百到一百二十公担！去年我在一台七个大气压的机器上干活，而现在却不得不在这台破机器上受苦。一看见它就满肚子的气……”

约希卡对着伙伴眨巴了几下眼睛：他这是在讲些什么呀？

“这台机器是机械师先生把它当作废铁拣便宜货买来的，他自己进行了修理，——可是白费劲，告诉你，我这话一点不假：原来是一堆废铁，现在仍然是一堆废铁。现在他买了一辆载重汽车；不过我就不知道他拿它干什么用。”

这时约希卡突然跳了起来，丢下伙伴，迈开大步走开了。对方因而心里纳闷了一阵子；后来转了

一个身，同坐在后面的一个人攀谈起来：

“加勃里什大叔，您也是不会喜欢这台机器的。机体内的零件也不顶用啦，——您听见汽门漏气的声音吗？如果自动机也是这个样子，那可真是我的老天爷啦！”

约希卡顷刻之间就把他们丢在脑后，象影子，象幽灵一样，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之中了。他发现茹席卡向水井走去，于是他就飞一般地向她奔过去。

姑娘刚刚把吊桶挂下井去。但是，这是一口名符其实的草原水井，人站在井栏旁边从井里用吊桶打水可不那么容易；需要站在井上的木板上，这可不是女孩子干的活。茹席卡正在犹豫，因为此刻是黑夜，谁也不会看见她，况且下井打水到底是什么滋味，老是引起她的好奇心。冒险心理驱使着她，她已经提起一条腿，准备跨过低矮的井栏，就在这个时候约希卡赶到了。

“你要干什么？”

“打水呗。”

“你竟打算下井？”

“这有什么不可以？”

“且慢，我这是来干什么的？”

说着话的当儿，他已经跳进井里，心情很愉快，又很满意。茹席卡只是抿着嘴笑；她知道自己

笑什么。一只小鸟在草原上的金合欢丛中啼啭，它也在笑。

“你是谁的女儿？”

“我？”

“是的，你。”

“您问这个干什么？”

“就这样，想知道呗。”

“您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是巴尔·希特维什的女儿吧？”

姑娘转过身，又笑了起来。

“嗯，那么给我说对啦？”

“知道了还问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接着他提起吊桶，慢慢地把姑娘的水罐装满。

“没有必要知道。”茹席卡说了一声，回转身就走了。

小伙子紧紧地在她后面追着，走不了几步，他就追上她了。

“你真会说话。”

“您可也是个了不起的机灵鬼呀！”

约希卡搂住姑娘，——她没有反抗。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姑娘的身子相当丰满，她的这双手是如此结实，——握着这双手是多么舒服啊！

但是她突然从他手中挣脱出来，提着水罐跑了。

这一刹那间，约希卡简直忘乎所以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的全身发烧，仿佛被火燎着一样。

“喂，淘气鬼，等一等！”约希卡喊了一声，但是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于是他就紧跟在她的后面跑。

姑娘在前面跑，小伙子在后面追，在神秘的草原夜色中，只有他们俩。他们的周围似乎闪烁着金色的斑点，他们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奔跑着，仿佛年轻的萨蒂尔①追逐着小尼姆法②，或者说是小尼姆法引诱着年轻的萨蒂尔。

2

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充满幸福感的茹席卡，钻进有一股香味的干草堆，发出沙沙的响声，把围裙

① 希腊神话中酒神的淫荡伴侣，头上长着角，身上长着尾巴和山羊腿。——译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中的女神。——译者注

拉到了头上。她全身蹒缩着，活象一只小刺猬，老是笑着，笑个不停。

他到底到井边找她来啦！她知道一定会这样，因为去打水的时候她故意让小伙子们看见她；其实她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样的话，禾垛后面就看不见她，谁也不会跟踪她。但是她正是为此才拐了一个小弯，从燕麦禾垛旁边走过去的呢！……

在扑蝴蝶的时候，她也是因此才边跑边回头张望的……于是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不过她还不知道他会来找她，当时还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现在却一下子全部一清二楚啦！

茹席卡用蓝色的印花布裙子紧紧地裹住头，但这并不是因为她的脑袋感到寒冷，而是因为脑袋象火烧一样。此外，她觉得很可笑。

我的天哪，这是多么愉快，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啊！他是这么问的：“你是谁的女儿？是巴尔·希特维什的女儿吧？”而她却没有回答。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浮上她的脑海；不过，她没有多去想这些，因为她已沉浸在温暖和幸福之中，不禁满心喜悦。

⑨ 清晨的寒冷把睡着的人们冻醒了，人人更深地钻进干草堆；姑娘们挤成一堆，互相取暖。茹席卡已经睡不着了，她的思想回到了奇异的昨天的傍

晚。她闭上眼睛，想重新进入梦乡，把身子缩成一团，——她突然想要感觉出心的温暖——仿佛为了心里的某种很好的东西，某种善良、愉快的感情或秘密得到温暖。姑娘突然睁开眼皮，她睁大眼睛看着天空，这时她的全身似乎麻木了。

此刻她明白发生什么事啦：她胜利了！

发生了她想望的事情。

天哪，难道他会想到，会期望他爱她吗！

你瞧——他不是爱上了吗！爱上啦！他爱上了她，这个小伙子！

她已经笑得更大胆了：现在不能松劲，决不能让到手的東西跑掉。

她的一只手握成拳头，好象又感到拳头里有被逮住的小蝴蝶。要知道事实上他是多么小心翼翼地逮住它的啊！她追上去，当它停在菊苣花上的时候，——拍！——把它扑住了。然后用两个手指夹着把它捉在手里，非常小心谨慎，只怕碰伤它……然后又把它放掉……干吗他要摘下它的脑袋？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在这个小伙子手里，这只小蝴蝶就没命啦……

嗯，必须小心防备！他会送它的命的！如果他把她逮住了，也会送她的命的！必须特别留神！他也会拧下她的脑袋的！